

問津文庫

通俗文学研究集刊第一种

主编 王振良

望云谈屑

张元卿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問津文庫

通俗文学研究集刊第一种

主编 王振良

望云谈屑

张元卿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望云谈屑 / 张元卿著. —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4.8

(通俗文学研究集刊 / 王振良主编)

ISBN 978-7-5528-0253-5

I. ①望… II. ①张… III. ①刘云若(1903~1950)
—人物研究②刘云若(1903~1950)—文学研究 IV.
①K825.6②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7416 号

望云谈屑

张元卿 著

出版人 / 张玮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http://www.tjabc.net>

天津印艺通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25 字数 110 千字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8-0253-5

定 价: 39.00 元

自序

张元卿

研读刘云若已有些年了，师友们期望的《刘云若评传》至今没能写出，小文章倒积攒了一些。以前很想把这些文章凑齐出书，却苦无机缘。刘云若早进了文学史，可至今还是陪客。《红杏出墙记》被翻来覆去地评，还被改编成电视剧，可云若为文的苦心并未赢得多少赏音。时世不同了，刘云若那套狄更斯武艺早已唤不起“后”读者的“移”网深情，然而那武艺在我这样守旧的读者看来，不必旁逸斜出，犹有暗香浮动。

前日杜鱼兄来电话，说有一出版机会，问我《望云杂记》做不做？在天津那些日子，我曾和杜鱼说，写刘云若的小文章若能结集出版，就叫《望云杂记》。这次感觉机缘到了，当即答应做，但书名却想再琢磨琢磨。原来拟名《望云杂记》，有两个原因：一是所写均与刘云若有关；二是文章大都是在天津望云客舍所写。如今这两个原因还在，自然要保留“望云”二字。此外，新的原因是多年喜欢《一士谈

荟》，虽不刻意模仿，却也时常琢磨，故想借用“谈荟”二字，聊表敬慕之意，然“谈荟”一词不够通俗，且本书所谈甚为琐屑，遂听从杜鱼的建议，以“屑”易“荟”，定名为《望云谈屑》。

书中所收文章以读书札记为主，有些曾发表于《旧书信息报》《今晚经济周报》《中老年时报》《天津日报》《天津记忆》《品报》和《问津》等报刊，收入本书时均于文末注明出处，藉此感谢编辑的厚爱，也留下一点成长的足迹。书中收录的文章，最早的写于1996年，那时正在苏大读研，刘云若研究刚刚起步。如今转徙江湖快二十年了，对刘云若的研读也曾中断过一段时间，可一旦遇到新史料，还是异常兴奋，并无倦怠之感。收作“附录”的《刘云若小说年表》和《刘云若诗文系年》，就是在这种兴奋刺激之下逐年增补而成的。

刘云若的世界未知数还很多，本书只是冰山一角，是小叙事，门外张皇而已，然这一角也是文学天津之一角，有总胜于无。

癸巳夏末作于和园

目 录

001 自序 / 张元卿

第一辑



003 刘云若的父亲与祖籍

006 刘云若如夫人慧双

011 刘云若与冯武越

013 刘云若与陈涌洛

016 刘云若与任瑾存

019 刘云若与魏病侠

022 睽庵海棠

024 藏斋闲话

026 郑孝胥题“春”念“梅”

032 刘云若力推郑证因

034 刘云若与杨莲因、杨季随

040 刘云若与赛金花

045 古城残梦忆红儿

049 张彩云妆阁

050 刘云若花界交游考

054 阿英与刘云若

057 石英谈刘云若

第二辑



- 061 刘云若与扶轮中学
- 065 刘云若与保定
- 071 刘云若笔下的张园
- 073 刘云若的《快报》“花语”
- 080 留不住人的《商报》
- 083 刘云若办《大报》
- 086 “大其所大,志不在小”
- 089 刘云若暗批庄荫棠
- 092 刘云若与东北大鼓
- 095 刘云若揶揄高五姑
- 097 萧萧白发老歌人
- 105 能当妞儿听的金万昌
- 108 鼓国逸品林红玉
- 110 “鸳蝴风景”与方红宝
- 113 旅津日人远山之谜
- 115 飘逸,还是无赖?

第三辑



- 119 刘云若“比肩曹施而与狄华共争短长”
- 122 《粉墨筝琶》中的强征慰安妇情节
- 124 请补上《粉墨筝琶》的“尾巴”
- 127 平安电影院那场《粉墨筝琶》
- 130 董乐山评《春风回梦记》
- 136 搬上戏剧舞台的刘云若小说
- 139 不能这样改编《红杏出墙记》

145	刘云若去世六十周年感言
151	《梅花诗话》与冯君木
157	刘云若论陈散原诗
159	刘云若诗文印象
169	《待起楼诗稿》序

附录



173	刘云若小说年表(初稿)
183	刘云若诗文系年(初稿)
219	后记 / 张元卿

第
—
辑

刘云若的父亲与祖籍

刘云若父亲的情况,最是复杂。

刘云若在《不“情”之“史”》中说“髫龄即随先叔”客保定,而在《钱孔沧桑记》中又说“从小过继给伯父,所以有两重父母”。后来刘云若肄业于天津扶轮中学。综合这三方面的情况可以这样描述刘云若早年的情况:小时过继给伯父,后随叔父去保定生活,最后由保定回天津,入扶轮读书。至于“两重父母”,我现在的理解是:伯父是过继后的父亲,而叔父是生父,否则在读中学前一直随叔父在保定生活,就只能解释为那时作为父亲的伯父已去世,遂回到生父即名义上的叔父那里读书。至于《不“情”之“史”》中的“先叔”称谓,因那是公开文字不便写成“先父”。

《情海归帆》男主角巢在梧在其《忤往忆语》中写道:“余自十四岁随父客保定,历四年乃归。”《情海归帆》中的“随父客保定”只是背景说明,并无太多实际的用意,

写成“随叔客保定”亦可。那为何在小说中没有写成“随叔客保定”呢？我想原因即是这段文字是自传，却是放在小说中，就没有必要顾及世情再用叔父这个称谓了。这也正可说明《不“情”之“史”》的“先叔”是随顺世情而用的称谓。这样我们便可按《忏往忆语》的说法来考证刘云若父亲去世的时间了。

刘云若出生于1901年，“十四岁随父客保定，历四年乃归”，那么他从保定回天津就是在1918年。《酒眼灯唇录》男主角胡靖南“本是个被生活和出路苦闷着的青年，家无遗产，父又早逝，只奉着寡母度日”。《粉墨筝琶》男主角程鹏号翥青，“十九岁时父亲亡故，留下母亲和妹妹，骨肉三人相依为命。”《故国啼鹃》男主角姚越石“在弱冠前父母俱丧”。弱冠前即20岁前，与19岁很接近。这三处近似的表述，显然不是偶合，而极有可能就是刘云若父亲去世的时间。由此可初步认定刘云若父亲去世于1919年。

那刘云若的父亲到底是谁呢？

刘云若在《不“情”之“史”》中提及其“先叔”是保定军校教官，教西文。按照这个线索，我在《保定军校将帅录》中找到了一位名叫“刘桐年”的教官的资料：刘桐年字浙湘，河北天津（后改直隶天津）人，先是“速成德文教员”，后任“保定军校德文教官”。此处的“速成”，当是指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可惜《保定军校将帅录》中没有刘桐

年的小传,其生平还有待进一步查考。因此,刘桐年是否就是刘云若的父亲,还须从刘桐年生平中去寻找更直接的证据。

《故国啼鹃》男主角姚越石“原是北京旧籍,自幼随父母移居天津”。《粉墨筝琶》男主角程翥青“原是浙江金华人,从襁褓时便随父母到了北方,以后在天津落户”。这两处文字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都说男主角是外地人,后随父母到了天津;二是男主角的个人信息都与浙江有关:姚越石、浙江金华。刘桐年字浙湘,也有个浙字。这难道是巧合吗?《忤往忆语》中说“吾祖父为前清科名中人,以举人为县令者十余载,至民国始退隐客居。”如果《故国啼鹃》和《粉墨筝琶》所言属实,那刘云若的祖籍就在浙江。至于其家族,特别是其祖父与天津的关系,现在还不清楚。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查找刘云若家族史的资料,目前还没有大的收获,因此本文只是初探。

2013年6月30日于琴剑山房

的主要问题是想搞清楚慧双是谁？

慧双是谁？我也不知道。李氏既说“刘云若先生大作内时常述及慧双”，我便先从《星期六画报》入手去寻找证据。一读竟发现好几篇谈及慧双的文章，现将相关内容摘录说明于下。

刘云若在《追春看花记》（刊于1947年4月26日《星期六画报》第50期）中说：4月15日看到《中南报》上有“鸿智先生所写沽上园林的春讯，附有两幅土山花园桃花盛开的照片，看了令我悠然神往，就在当日夕照西斜之际，和慧双驱车前往，那知到了土山花园，许多株桃树，都只剩了空枝，连残红都被吹得不知去向”。文中又说：两天后，刘云若收到张睽厂请柬，约他到家里赏花，届期刘云若便与慧双前往。

在《为遣无聊且聊聊》（刊于1947年7月26日《星期六画报》第63期）中写道：“幼年看《聊斋》，曾睡在空房等狐仙——当然是女性的。近日为看报又在四楼晒台上等飞碟，结果飞碟和狐仙一样，见避不面。我们一家等在晒台上面，大家都希望飞碟上面装着东西，恰巧落在我们面前。颂熙的希望是美金或是美面，可谓朴实说理之至。慧双希望一只碟子分成四格，一格是万寿厅的黄肉鱼翅，一格是会芳楼的甜脆烤鸭，一格是北安利的红烧紫鲍，一格内是中原酒楼的马先生汤，另外还有

两壶上好竹叶青。小女美文希望是全份西餐，多代冰激凌。”

在《消夏杂诗》(刊于1947年8月9日《星期六画报》第65期)第二首写道：“火云烧海热如□，挥汗挥毫喘不胜。花好月圆人‘受’罪，吾生何日得清平。”诗后小注也写到慧双：“夏日午后，天气最热之时，亦即工作最紧张之时，一手挥汗，一手挥毫，热不可支。人间以何不工作于最晚较凉爽时，则答以凉爽时尚须休息享受，有福尽享，有罪尽量受，此余之哲学也。何日发财，有黄金一千两，只享福，而不受罪乎。花好月圆人受罪，慧双语也。”

在《中原小饮记》(刊于1947年8月16日《星期六画报》第66期)说“月之五日”陈诵洛自江南归，约饮于中原酒楼，“余携慧双、美文同往”。

《全家都在秋风里》(刊于1947年9月20日《星期六画报》第71期)虽未出现慧双的名字，但却有“我家中大小四口”之语。

刘云若父亲去世很早，后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1940年7月11日，《新天津画报》第618号刊出启事，称自本日开始刘云若因“丁母忧”停写《旧巷斜阳》。1947年刘云若父母均已去世。因此，刘云若“我家中大小四口”，除了他和夫人于颂熙，就是慧双和刘美文了。自《星期六画报》刊出李褒正的信后，刘云若在《星期六

画报》发表的文章中再未出现慧双之名，也未见有反驳之言，这说明慧双是其如夫人已是事实，只是不便公开解释，故以沉默作答。由此，可以确定慧双就是刘云若的如夫人。

至于李褒正友人说慧双系出名妓，或许有其证据，但与本文无关，可不追究。我所关心的是刘云若去世后慧双的情况，可惜目前于此竟一无所知。

2013年6月23日于北秀居

近日在《今晚报》(2014年2月2日)上看到了辛绍兰的文章《刘云若与刘慧双》，该文讲述了刘云若与刘慧双的传奇故事，刘慧双的生平也就不再是谜了。据该文称，“1950年，刘云若突然离世，支撑这个家庭的重担便落在刘慧双的肩上。她在地毯厂剪过地毯，在精神病院做过护工，后来在纺织厂做工人。她没有辜负刘云若对她的解救之恩，毅然走向社会，通过自己的劳动，照料着刘云若的遗孀于颂熙，养育刘云若的两个女儿。刘美文高中毕业工作后，才减轻了刘慧双的繁重负担。而于颂熙年老多病，她仍经常给予资助，令于颂熙一直心存感激。刘慧双于